第一章



砚之我

在我看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与砚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而且，每一个人与砚也有深浅不一的感情。当然了，我也不例外，砚对于我确实有过很深的感情。

小时候，家中贫寒，学其他技艺没有条件，好在每星期有书法课，也说不上什么兴趣，只是牢牢记住父亲讲的“字都写不好，还要干成什么呢？”于是，就把写好字当成了乐趣。

一天，路过学校的展览橱窗，看着许多写得又整齐、又漂亮的毛笔字，真有些羡慕，再仔细观看，姐姐的一幅字也赫然挂在橱窗中。看着姐姐的书作，我心中很是激动，对写字更产生了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厚的兴趣。然而，没料到，还没等我把字练好，文革就开始了，甭说练字，连学都上不成了。

中学毕业了，我们那一代人，都上了山，下了乡，我也不例外，好在一起下乡的同学之间，有几位对书法颇爱好，闲暇时，没有别的作为消遣，哥几个就开始了练字生涯。

那时，练字是非常艰苦的，笔很难买到，一枝笔使了很久、很久，笔尖秃了，用剪子修修再练。纸，只有报纸，报纸用完了，只好用笔在一块石头上练。墨，没有磨的墨，只有墨汁，也不太好买，用完了，只有用水来练，砚就更甭说了，只有一方小小的砚台，几个人视为至宝，轮着用。

笔、墨、纸、砚都用完了，大伙只好用树枝折个棍，在地上练。有时，为了练一种意念，竟悬着腕子空练。也别说，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有几个练的字还颇见了功力。有两位而今在京城书法圈还有了些名声。

一转眼，快 30 年了，而今，我们这些当年下乡的知青，大都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有些人已过了天命之年。然而，当年，一方小小砚台留给我们的乐趣，真可谓多多。每每大家聚首，回忆往事，练字的一段总是让大家津津乐道，总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这些人大都练的是蝇头小楷，大字写得差些。后来回想，只是大家为节省纸张，都是用信纸，沿着细细的格，写的满满的。因此，小字

写得都不错。至今，我之所以用这些白纸写稿，写的满满的，大概与当年练字有些联系。

从内蒙回到北京，练字对于我早已成了过去，每天忙忙碌碌于学技术、干活，真的没有了时间再练字。后来，我有幸在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我又有幸不时提起笔来，练习练习写字，然而笔是好了、墨是有了，但墨盘却是塑料盒，放丝绵、放墨汁。虽说练字，但绝没有当年下乡时的那种悠闲，也没有了在乡下的那种安逸。练字，只不过成了生活、学习中的一种点缀而已。

毕业之后，又忙碌了起来，教学、备课，每天奔走在字里行间，又怎么能用毛笔，在砚池里徜徉呢？因此，与砚台的接触已成了极其疏远的事。以后，又到了新闻单位工作，写字要求更急、更快，用的笔也越来越简单，先是钢笔，后来是圆珠笔，再后来是各种签字笔，毛笔与砚台早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说起来，人要与什么东西有缘分，总是分不开的。儿子上学后，小家伙要学书法了，我又操起了笔，翻出了多少年未曾用过的墨盘，给小家伙做起了“榜样”。

多年未曾与笔、墨、纸、砚接触，手生了，笔也生了，墨也生了，纸同样生了，砚更甭说，我与它疏远的更多。

然而，我深知中国古人“子不教，父之过”教诲的分量。于是，我静下心来，认真练习了许

久，渐渐地又恢复了往昔的“风采”，。但是，我深知，这种“风采”绝不会简单地重复，它是否定之否定，是一种质的飞跃，它是我与下一代人的交流，它是我往昔岁月的一种回顾，它是我与时代的一种沟通……于是，我的思绪在这种交流、回顾、沟通中，在我所接触的中国各地的砚中，都涌了上来……

一　在歙砚的故乡

1987 年夏天，我有幸到安徽歙县采访，在这座三面环水、四面环山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我看到了各种造型的歙砚精品。

说实在的，那时，我对歙砚并不了解，也不知道歙砚的妙处，经济条件所限，我花了 5 元钱买了一方圆形的砚，十多年过去，这方小小的砚仍然伴随着我，它不但成了我与儿子交流书艺的纽带，更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记忆。

正是从那次采访后，我开始了对歙砚的学习。我也得知了许多有关歙砚的由来。据清乾隆五年徐毅所著《歙砚辑考》载：“砚出自婺源之龙尾山，盖新安古徽州，婺隶于歙，不曰龙尾而曰歙者，统于同也”。

按照唐和五代时的行政区划，当时的歙州辖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婺源、绩溪。而歙砚的产地主要在歙县、祁门、婺源等地，其中尤以婺源所产之砚为优。而通常所说的龙尾砚，主要

是指产于婺源龙尾山下溪涧中的砚石所制成的歙砚。对此，宋代李之彦《砚谱》云：“歙石产于龙尾溪，以金星为贵。”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砚史》则称“歙砚婺源石”。

歙砚起始于唐开元年间。相传猎户叶氏追逐野兽而至婺源长城里，望见垒石成城，莹洁可爱，遂携取而归，琢成砚台。试磨之后，感觉比当时人们普遍看好的广东端砚还好，就珍藏起来。以后，猎户的后人将石砚献给县令，县令使用后，惊叹不已，遂命名石工李少微再精心雕刻，从此佳石可以琢砚的消息就逐渐传开了。

五代时，歙砚走红，深受宠爱，成为皇帝赏赐臣下的珍贵物品。梁太祖朱温曾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龙鳞月砚”。龙鳞月砚即歙砚也。

南唐时，歙州官员把砚献给元宗皇帝李璟。李璟好诗文翰墨。见了献呈的龙尾歙砚石色青莹，纹理缜密，坚润如玉，发墨如油，既喜爱、又重视，专门派出砚务官李少微，到歙州督办开采歙石事务，并派石工周全学习雕砚技术，专门搜罗佳石为皇室造砚，歙砚石成为御用品。至其儿子南唐后主李煜时。《砚谱》记：“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圭墨，龙尾山砚之物，为天下之冠。”

宋灭南唐后，宋景祐和嘉祐年间，歙砚的开采有了一定规模，精品不断涌现，佳砚迭出，石色之多，质地之细，为诸砚之冠，影响日渐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大。许多著名的文人学士、书画名家，都有诗文对歙砚进行赞美，赞美之词连绵不绝。苏东坡在其《偶于龙井辨才处得歙砚甚奇作小诗》中吟出：“罗细无纹角浪平，半丸犀璧浦三泓”，两句诗把歙石中的暗细罗纹、角浪纹、古犀纹等美纹都点到了。黄山谷也有“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的诗句，对砚石的纹色之美推崇之至。苏东坡还在为孔毅甫作龙尾砚铭云：“此罗纹也。”又云：“君不见成都画手开十眉，此眉子石也。”汪亮章诗云：“冰蚕吐茧抽银忽。”此刷丝石也。东坡又云：“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谷理，金声而玉德，厚而重，朴而坚。”称得上鉴砚之名家。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歙砚也给了极高的评价：“新安龙尾石，性皆润泽，色俱苍黑，缜密可以敌玉，滑腻而能起墨，以之为砚，故世所珍也。石虽多种，唯罗纹者、眉子者、刷丝者最佳”。

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蔡襄，也有诗赞龙尾歙砚曰：“玉质纯苍理致精，下墨都尽细无声，相如闻道还持去，肯要奉人十五城。”他把龙尾歙石和美玉和氏璧相提并论。宋代如欧阳修、周必大等也都写下许多赞美歙砚的诗文。正因为如此，南宋理宗年间，歙砚成为每年必须进献朝廷的贡品。

歙砚开采了 300 年的时间，到了南宋末年和元代初年，由于过度挖掘，致使歙坑塌没，从

此，歙石便长期得不到开采了。这一停就过了500 年，直到清代乾隆时期，由于弘历皇帝的搜求，歙石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很多人晓得，乾隆皇帝十分喜爱文房古玩，对砚更是情有独钟，尤其是端歙佳品，更是十分喜爱，得之往往爱不释手，雕刻、题铭、装潢，并拓裱成砚谱。受其影响，一批藏砚名家、考证家涌现出来，高凤翰、黄莘田、纪昀、翁方纲、阮元，金农等等，纷纷论砚著书，为砚文化的发展推波助澜。

乾隆帝喜爱歙砚，对此乾隆年间徐毅所著的《歙砚辑考》、清代著名学者程瑶田《纪砚》都有详细记载。乾隆对歙石的开采和发展做了两件事，一是乾隆登基后即命官员到歙州“构求精砚”，“重价征取”，把当地士绅家藏的古砚和砚山村民藏的老坑旧石全部搜罗出来作为贡品。第二是恢复了歙石的开采，程瑶田记：“乾隆丁酉夏五月（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余从京师归于歙，时方采龙尾石琢砚，以供方物之贡，其石不中绳矩者，砚工自琢之，以售于人。”由此可知，当时歙砚生产、收购已有规模，并进献朝廷，或馈赠显贵。

乾隆后，经济衰退，歙石的开采又一次终止，砚的雕刻只能靠民间收集的余料，吉光片羽，难成气候。此后，直到 1963 年，才又开始有计划开采，并渐成规模。

由于自乾隆至民国，歙石停止开采了 200 多

年，因此歙砚传世品比起端砚来少得多，精品更是极为罕见。

歙砚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因其具备了“涩不留笔，滑不拒墨”二德相兼的优点。欧阳修指出：歙砚的发墨比端砚更好，还说：“其石理微粗，以手摩之，索索有锋，芒者尤佳”。

龙尾歙是歙砚中的上品，它石色黝黑，微呈青碧，质地细腻，温润如玉，呵气成水，利于研磨。

我们知道，适合制砚的岩石，绝大部分属于水成岩中的碎屑岩类。歙石是碎屑岩中的粘板岩，所以呈片层状结构。歙石的地质年代为震旦纪，距今十亿年以上。它处于皖南婺北障公山东西向构造带的南东部，属板桥组上部地层，含有绿色千枚岩，夹青灰色千枚状砂岩、石英岩和黑色泥石板岩，厚薄不一，岩石中所含有的成分，都聚在岩石的胶化物中，有碳质粘土、绢云母、石英及硫化银、硫化铜、铁、锰等矿物成分。在岩石的形成过程中，受到外力的作用不同，如压力、地热、渗透力等，以及岩石本身的凝固程度的不同，因而使岩石呈现出不同的构造状态，造成厚薄、软硬、疏密、粗细、燥润、曲直不一，这就形成了歙石的不同纹色和色彩，品种多种多样。

歙石的硬度为莫氏 4 度左右，而墨的硬度为 1.5 至 2 度，歙石的平均硬度高出墨的一倍，所谓聚结而紧，发墨耐用，所以用墨研磨时，发墨

益毫，调墨之迟，噪声之低必然出色，正因为如此，歙砚“多年宿墨，一濯而莹”，即是说，歙砚虽用之年久，墨膏满面，能涤之立净。

形成时不同的结构和环境，造成了歙砚不同的色泽和纹色。有的呈点滴状散开，有的以线条状排列，有的规则整齐，有的曲折变幻，真可谓姿态各异，美不胜收。其中尤以罗纹、眉子、金星、银星等色泽和纹色闻名于世。

金星为硫化铁的点滴状散布物，结晶在砚石之中，大如豆，小如蚕蚁，最小的若鱼子。金鱼的品种很多，有几十种，如金钱金鱼、雨点金星、鱼子金星、葵花金鱼、云雾金星、雨丝金星、大金星、小金星等，还有各种金花、金晕等等。

金星是一种金属矿物质，其硬度高于普通歙石的平均硬度，因此锉墨伤笔，应属顽劣之质。但金星色彩悦目，在砚中起到精美的装饰作用，正因如此，人们把金星作为歙石的特征。宋人之所以崇尚金星，是因其历史习俗之故。

据一位著名学者介绍，60 年代后期，他曾见到二方大小一致的罕见之金星和银星歙石。砚为平板长方形不加雕琢，约六英寸，红木嵌瘿木盒。该二方砚的下半 1/3 处，一方是金星满光，莹光闪烁，由于金星的密集分布，几乎成为一块金箔，依附于砚面之上，同样的另一块成了银箔。这可以说是稀世之珍。数十万方歙砚中不能遇其一，何况金银合璧乎。

银星为硫化银、硫化锌的矿物质，在砚面上表现为银白色的深浅不一的斑点和一层层一片片银白色浓淡各异的云雾状色彩，不过银星无大点，且多为老坑。

歙石中的罗纹有二十多种，形成原因是硫化银、铜锰等矿物成分、粘土质在岩石中作层状排列的缘故。细罗纹砚石的断面层次极薄，粗罗纹断面层次较粗；刷丝罗纹层次整齐、比例规则、纹如毛刷擦过……

歙石中的眉子有十余种，是罗纹的变异。大眉子形如一抹白云，酷似新月。对眉子形体较小，多数横而不曲，两端略细，成双成对，宛若面之双眉。还有一种眉子如甲痕，古籍中说到的雁攒湖眉子，就是无数甲痕相接，如人字倒置，也如中国画中减笔画法的大雁和飞鸟。砚面上一群群大雁聚集在湖边，天近拂晓，湖中雾气笼罩，迷迷蒙蒙，近处有几只大雁扑翅南飞，远处的雁群则前呼后应，这种有动有静、有远有近、水气交融的情景，犹如一幅意境深远的中国画，堪称上佳歙石。

罗纹中最名贵的属犀角纹、鳅背纹及细罗纹、暗细罗纹。它们都是莹润发墨呵气成水的精品。鳅背纹，又称满盆鳅，与犀角纹共质，致多而密，主要是碳质黑点分布得细匀而成，这些都是罕见之品，千不一见。在上述精品中以暗细纹最易被忽略，乍看没有什么金星银花等光耀夺目之色（这正好是纯净无杂质），但仔细审视，却发

觉它有罗纹之精细的紧密纹理，坚重莹净，一无瑕疵，是歙石中的无上精品。

二　荣宝斋有方大端砚

到过北京琉璃厂文化街、中国最著名的书画店荣宝斋的人，都会对荣宝斋那重达 3.6 吨、标价 130 万元的巨大端砚留有深刻的印象。

看着那巨大的端砚，再仔细看砚上雕刻的龙纹，我不禁对这件珍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突发狂想，若是哪天有了钱，一定要把这方端砚买回家，摆在屋内，天天看着高兴，但又一想，这巨大的砚台怎么搬出去呢？门这么小，当初进来的时候，一定是先卸了门，把砚台运进后，再把门装上。而如果我要想搬出去，确实是件难事。因此还是自己否定了自己，要想买这块端砚，只能是狂想了。但自己要谴责自己，这端砚放在荣宝斋多好，有那么多人看，倘若搬回家去，自己看，这多不仁道啊！

收藏就是这样，大致属于私欲较强的事，但我想，多读些书，只要能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得有意思，就行了，这也许比所有的东西都藏在箱子里、柜子里，密不外传有意思得多了。为此，我读了一些有关端砚的书，得知了这种名传世界的珍宝的一些知识。

端石，出产于广东省肇庆市羚羊峡斧柯山，因肇庆唐时属端州，故名。据载，端石的开采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距今已历一千三百余个岁月 。

端砚始于何时，过去曾引起过争议。清代计楠的《石隐砚谈》记载：“ 东坡云，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 ”武德为唐高祖年号，武德元年是 618 年，根据此说，端砚问世已有一千三百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再查看唐代已经出现许多歌咏，赞美论述端砚的诗文，可以看出当时端砚和人们已经有了紧密的联系。《钦定四库全书 · 端溪砚谱提要》说：“ 考端砚，始见于李贺诗 ”。

再看李贺诗《扬生青花紫石砚歌》云：“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 冽抱水含满唇，暗洒茯弘冷血痕。纱帷书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薰，乾腻薄重立脚匀，数寸秋光天日昏。圆毫促短声静新，孔砚宽硕何足云 ”。

与李贺大约同时代的刘禹锡在《唐秀才赠紫石砚以诗答之》中也云：“ 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因知正草玄 ”，皮日休在《以紫石砚寄鲁望兼酬见赠》一诗中也讲：“ 样如金璧小能轻，微润将融紫玉英 ”，陆龟蒙也有“ 露骨坚来玉自愁，琢成飞燕古钗头 ”。唐李肇《国史补》中说：“ 内丘白瓷 瓯 ，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 ”。

由此可见，端溪砚在唐代已经流传相当广泛。现藏广州市博物馆的一方唐代端砚，即是于 1965 年 12 月 25 日出土于广州动物园唐代古墓之中。文献与实物互相印证，说明端砚在唐代已行

销大江南北。

端溪砚产地端溪水一带，西江水滚滚东流，穿山头而过，直奔南海，夹岸崇山峻岭，气势磅礴，重岩叠翠。这里春夏之际烟雾弥漫，变化万千，端砚名坑中的水岩（老坑）、坑仔岩、麻子坑、朝天岩、古塔岩、大西洞、水归洞……错落分布在这风景如画的环境中。

开采砚石的坑洞星罗棋布遍布山中，形成雄伟的奇观。宋代的叶樾在《端溪砚谱》一书中记述当时的各砚岩情况，很是清晰：“自江之湄登山行三四里，即为砚岩也。先至者曰下岩，下岩之中有泉出焉，虽大旱未尝涸。下岩之上曰中岩，中岩之上曰上岩，自上岩转山背曰龙岩。龙岩盖唐取石之所。后下岩得石胜龙岩，龙岩不复取……大抵石以下岩为上，中岩、龙岩、半边山诸岩次之，上岩又次之，蚌坑最下。”元明以后变化不大。

细研究历史文献，我们可以这样说，端砚从它面世的那一刻起，便受到特殊的礼遇和宠爱，从而令它以贡品的资格进入王家的殿堂，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案上之物。

贡砚始于何时，史无定论。根据清梁绍壬撰的《两般秋雨盦随笔》云“宋明俱有贡砚，我朝悉除之。每岁端午，督府但以端砚九方，随葵扇、葛布、珠香进之，皆新坑纯净之石。嘉庆中用麻子坑，近用茶坑”。

对此说，也有人认为贡砚自唐代就有。据

传，唐太宗甚喜王羲之书法，曾把褚遂良临写的《兰亭序》铭刻在端砚上，赐赏给功臣魏徵。在欧阳修《砚谱》中曾记载称此砚是一块像紫云在飘拂的紫绿相间的奇石。据说此砚是贞观七年，端州第一批贡品之一。

端砚的高贵身价，主要得力于它的天姿丽质，所谓“如风流学士，竟体润朗”，“如艳妇，千娇百媚”。

端石的地质年代约有六亿年，一般产在泥质页岩中，石色紫红，或透青、白，呈隐晶质微粒，故化学性能稳定，吸水性、透水性较弱，细润如玉，贮水不耗，具有良好的发墨性能，而且柔嫩细密，莫氏硬度为 3.5，宜于下刀雕刻。另外，端石独具的众多石品花纹和珍稀石眼，更使其锦上添花。

端砚的花色品种繁多，形状色泽雅致，是其他诸砚不能望其项背的。正因为它独具的风格和特点，当之无愧地列为四大名砚之首。

端砚具有繁多的石品，如青花、蕉叶白、鱼脑冻、火捺、天青、金线、银线、冰线、金星点、翡翠、眼、鹧鸪斑等，其中真正优秀名贵的石品也是十分难得的。

青花，是端砚中名贵的石品之一。《宝研堂研辨》说：“鉴别端石，以青花为最佳。青花，石之细纹也。”青花之细，如波面微尘，像轻纱，似水藻，隐泻在紫石的上面，瞅之无形，沉入水中，方可清晰见到。细润如玉，叩磨无声，

其硬度较高，乃发墨之源也。古人有不少论著评述青花，《砚赋》有“点滴青花一语，以证古砚青花子石，然只云有青点如筋头大，其点如碧玉晶莹。”又如赵希鹄的《洞天清录·古砚辨》中说：“色青黑，细如玉，有花点如筋头大。”朱彝尊在《说砚》里讲到：“沉水观之，若有萍藻浮动其中者是曰青花。”

本世纪 30 年代，日本研究中国古砚的著作，数量惊人，水平日高。他们宣称，端砚研究上的不同观点，实际上是青花的论战，是对青花名品进行详尽的科学研究。坂东氏《中国古砚与文艺》一书甚为确切地解释了青花的理化本质：端溪砚石属凝灰岩之水层岩，其构成分子中含有辉绿岩之微分子，若微分子高度聚集成粗点而均衡散布于砚面，就成为微尘青花。有此微分子的砚石，所发墨光超乎一般，此乃青花稀罕贵重之处。

青花的种类很多，就分布和形成，端石山坑、水坑的不同构成，青花大致可以分为：微尘青花，青花如空气中飘散荡漾的细微灰尘，必以水湿砚石方能显现，其细小的程度可想而知，最好以木盆盛水，沉水观之，便能隐隐约约浮现出来；鹅毛毡青花，青花的分布像小鸭、小鹅屁股后的一簇又细、又软、又短的毛，沉水后看上去犹如一丛细茸茸的细毛在水中浮动；雨淋墙青花，古代的茅屋泥墙，暴风雨后屋漏，雨水顺着泥墙曲曲弯弯地如蚯蚓走泥般往下流，干后留下

了淡淡的印痕，青花的分布亦如此状，这是一种特级绝品砚石，由于这种青花能带给人一种安谧的气氛，因而它很受人喜爱；蚁脚青花，其结合如蚂蚁脚，一只只细而曲，这种青花一般是青黑色，偶尔也有作白色在砚石中一般横向；蝇头青花，结合成颗粒状，一点点大小若黑色的蝇头；青花结，就是青花聚结成为一块块灰黑色的疤痕状物。青花的品种其他还有玫瑰青花、蛤肚纹青花等。青花以微尘青花和鹅毛毡青花为上，青花结为下。《端溪砚史》说：“青花欲细不欲粗，欲活不欲枯，欲沉不欲露，欲晕不欲结，欲浑不欲破。”

玫瑰紫青花是夹杂在成片的青花中间的点滴如同青花的色泽，但形体比青花大，这不叫青花，而称“玫瑰紫”。最好的玫瑰紫青花是圆形内侧好像剖开一样，外侧恰似有胭脂晕火捺围住。在青花中有几点玫瑰紫的砚石可以使青花更加娇艳，更觉名贵。青花的“欲细不欲粗”、“欲沉不欲露”，就是说青花不是长在砚石的表面，不可能一下子看到，而要浸在水中才能浮现出来的为最好。

青花，在端砚石也是较少见的，一般在水岩、麻子坑及坑子岩砚石中才有。当然，在这三个砚石之中有青花的砚石还是少数。为此，古人对青花非常赞赏，温于蕴玉腻于脂，出水青花墨满地。曾赞之曰：“质之美矣，宁用追琢；文之粹矣，目彰不觉；慎尔出话，安此良璞。”《端

溪砚坑记》也说：“石之细玩可爱者，无如青花，似黑非黑，如纱如縠，如藻如波，映日视之五色鲜润。”又砚铭：“绝世奇珍，采自丹壑，紫气重花，青花灼灼”。

火捺，也称火烙。古人称“紫气奔而回磚谓之火捺”，“聚而为轮谓之金钱。”这种石品即是生长在端石中的深红、浅红、胭脂红等红色的晕斑。顾名思义，即是烧热的物品在皮肤上按捺，皮肤被烫伤所反映出来的程度深浅的痕迹。火捺有老、嫩之分，老者紫中带微黑，嫩者紫中带微赤。火捺以浅红色水灵灵状若胭脂红晕者为佳，由深色渐而浅色，亦很像水墨画那样的浓淡相比。这种胭脂火捺是因为端石中含有微粒状或粉末状的赤铁矿，在成岩过程矿物质经过分泌作用，均匀分布便形成这种稠密浸染状赤铁矿页岩。火捺还有就形而称的，如圆形的称金钱火捺，是火捺中较为难得的名贵品种。一簇簇状如长丝流畅自然的称马尾火捺，等等。火捺在宋坑岩石中较多，老坑、麻子坑、坑仔岩、古塔岩的砚石中也有。

蕉叶白和鱼脑冻都是较名贵的石品。凡有蕉叶白和鱼脑冻的都是端石水坑，同时伴有青花和火捺，石质也必然致密、坚实、幼嫩、滋润，易于发墨。石的底色一般呈青灰色，细若小儿的肌肤，有脂肪感，称之“孩儿面”。蕉叶白是砚石上带有一堆堆、一团团，状如蕉叶初展，含露欲滴，一片娇嫩的形象。关于蕉叶白，古人的品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